

浙江圖書館藏







禮記卷之十四

祭統第二十五

鄭氏曰統猶本也

凡治人之道莫急於禮。禮有五經莫重於祭。夫祭者非物自外至者也。自中出生於心者也。心怵點而奉之以禮。是故唯賢者能盡祭之義。

陳澧集說



五經言凶。軍。賓。嘉。之。五禮也。心怵。即前篇君子履之。必有怵惕之心。謂心有感動也。方氏曰。盡其心者。祭之本。盡其物者。祭之末。有本然後未從之。故祭非物自外至。自中出。生於心也。心怵而奉之。以禮者。心有所感於內。故以禮奉之於外而已。蓋以其自中出。非外至者也。奉之以禮者。見乎物。盡之以義者。存乎心。徇其物而忘其心者。衆人也。發於心而形於物者。君子也。故曰唯賢者能盡祭之義。

賢者之祭也。必受其福。非世所謂福也。福者。備也。備者。自順之名也。無所不順者之謂備。言內盡於己。而外順。

於道也。忠臣以事其君。孝子以事其親。其本一也。上則順於鬼神。外則順於君長。內則以孝於親。如此之謂備。唯賢者能備。能備然後能祭。是故賢者之祭也。致其誠信。與其忠敬。奉之以物。道之以禮。安之以樂。參之以時。明薦之而已矣。不求其爲去聲。此孝子之心也。

方氏曰。誠信忠敬四者祭之本。所謂物者。奉乎此而已。所謂禮者。道乎此而已。所謂樂者。安乎此而已。所謂時者。參乎此而已。○應氏曰。不求其為。無求福之心也。所謂祭祀不祈也。

祭者所以追養去聲繼孝也。孝者畜六敎

也。順於道不逆於倫是之謂畜。

應氏曰。追其不及之養而繼其未盡之孝也。畜固為畜養之義。而亦有止而畜聚之意焉。○劉氏曰。追養其親於既遠。繼續其孝而不忘。畜者藏也。中心藏之而不忘。是順乎率性之道。而不逆天敘之倫焉。詩曰。心乎愛矣。遐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此畜之意也。

是故孝子之事親也。有三道焉。生則

養。去聲。沒則喪。喪畢則祭。祭則觀其順

也。喪則觀其哀也。祭則觀其敬而時

也。盡此三道者。孝子之行也。去聲。

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養以順。為主。喪以哀為主。祭以敬為主。時者。以時思之。禮。時為大也。

既內自盡。又外求助。昏禮是也。故國

君取去聲。夫人之辭曰。請君之玉女。與

寡人共有。敝邑事宗廟社稷。此求助之本也。夫祭也者。必夫婦親之。所以備外內之官也。官備則具備。水草之菹。陸產之醢。小物備矣。三牲之俎。八簋之實。美物備矣。昆蟲之異。草木之實。陰陽之物備矣。凡天之所生地之所長。苟可薦者。莫不咸在。示盡物也。外則盡物。內則盡志。此祭之心也。

按內則可食之物有蠋。范者。蟬與蜂也。又如
坻醢。是蟻子所爲。此言昆蟲之異。亦此類乎。

是故天子親耕於南郊。以共齊盛。王

后蠶蠶於北郊。以共純緇服。諸侯耕於

東郊。亦以共齊盛。夫人蠶蠶於北郊。以

共冕服。天子諸侯。非莫耕也。王后夫

人。非莫蠶也。身致其誠信。誠信之謂

盡。盡之謂敬。敬盡然後可以事神明。

此祭之道也。

祭服皆上玄下纁。天子言緇服。諸侯言冕服。緇服亦冕服也。緇以色言。冕服則顯其為祭服耳。非莫耕。非莫蠶。言非無可耕之人。非無可蠶之人也。

及時將祭。君子乃齊。齊之為言齊也。齊不齊以致齊者也。是故君子非有大事也。非有恭敬也。則不齊。不齊則於物無防也。者嗜欲無止也。及其將齊也。防其邪物。訖其嗜欲。耳不聽樂。故記曰。齊者不樂。言不敢散其志也。

心不苟慮。必依於道。手足不苟動。必依於禮。是故君子之齊也。專致其精明之德也。故散上聲齊七日以定之。致齊三日以齊之。定之之謂齊。齊者精明之至也。然後可以交於神明也。

於物無防。物猶事也。不苟慮。不苟動。皆所謂防也。

是故先去聲期旬有一日。宮宰宿夫人。夫人亦散齊七日。致齊三日。君致齊

於外。夫人致齊於內。然後會於大廟。
 君純緇冕立於阼。夫人副褱立於東
 房。君執圭。瓚裸尸。大宗執璋。瓚亞裸。
 及迎牲。君執紉。赤軫反卿大夫從。去聲士
 執芻。宗婦執盎。從。句。夫人薦沈。詩畏反
 水。君執鸞刀羞齊。才反夫人薦豆。此
 之謂夫婦親之。

宿讀為肅。猶戒也。○鄭氏曰。大廟。始祖廟也。
 圭瓚璋瓚。裸器也。以圭璋為柄。酌鬱鬯曰裸。

大宗亞禩。禩，容夫人有故攝焉。紉，所以牽牲。芻，藁也。殺牲用以薦藉。○疏曰：宗婦執盞從者，謂同宗之婦執盞齊以從夫人也。夫人薦泚水者，泚即盞齊以濁用清酒以泚沛之。泚水，是明水。宗婦執盞齊從夫人而來奠盞齊於位。夫人乃就盞齊之尊酌此泚齊而薦之。因盞齊有明水，連言水耳。君執鸞刀羞齊者，齊，肝肺也。齊有二時：一是朝踐之時，取肝以膾貫之。入室燎於爐炭，而出薦之主前。二是饋熟之時，君以鸞刀割制所羞齊肺，橫切之，不使絕，亦奠於俎上。尸並齊之，故云羞齊。一云羞，進也。夫人薦豆者，君羞齊時，夫人薦此饋食之豆也。又曰：郊特牲云：祭齊加明水。天子諸侯祭禮先有禩尸之事。

及入舞。君執干戚就舞。位。君為東上。

冕而總干。率其群臣以樂皇尸。是故天子之祭也。與天下樂之。諸侯之祭也。與竟境內樂之。冕而總干。率其群臣以樂皇尸。此與竟內樂之之義也。

東上。近主位也。此明祭時天子諸侯親在舞位。

夫祭有三重焉。獻之屬莫重於裸。聲莫重於升歌。舞莫重於武宿夜。此周道也。凡三道者。所以假於外。而以增

君子之志也。故與志進退。志輕則亦輕。志重則亦重。輕其志而求外之重也。雖聖人弗能得也。是故君子之祭也。必身自盡也。所以明重也。道之以禮。以奉三重。而薦諸皇尸。此聖人之道也。

裸以降神。於禮為重。歌者在上。貴人聲也。武宿夜。武舞之曲名也。其義未聞。假於外者。裸則假於鬱鬯。歌則假於聲音。舞則假於干戚也。誠敬者。物之未將者也。誠敬之志存於內。

而假外物以將之。故其輕重隨志進退。若內志輕而求外物之重。雖聖人不可得也。聖人固無內輕而求外重之事。此特以明役志為本耳。

夫祭有餼。後餼者祭之末也。不可不知也。是故古之人有言曰。善終者如始。餼其是已。是故古之君子曰。尸亦餼鬼神之餘也。惠術也。可以觀政矣。

方氏曰。牲既殺。則薦血腥於鬼神。及熟之於俎。而尸始食之。是尸餼鬼神之餘也。○劉氏曰。祭畢而餼餘。是祭之終事也。必謹夫餼之禮者。慎終如始也。故引古人曰。善終者如其

始之善。今餼餘之禮。其是此意矣。所以古之君子有言尸之飲食。亦是餼鬼神之餘也。此即施惠之法也。觀乎餼之禮。則可以觀為政之道矣。

是故尸縮君與卿四人。餼君起。大

夫六人。餼臣。餼君之餘也。大夫起。士

八人。餼賤。餼貴之餘也。士起。各執其

具以出。陳于堂下。百官進讀為徹之。

下餼上之餘也。凡餼之道。每變以衆。

所以別貴賤之等。而興施去聲惠之象。

禮記卷之四

也。是故以四簋黍。見現其脩於廟中

也。廟中者。竟內之象也。

謾起也。天子之祭八簋。諸侯六簋。此言四簋者。留二簋為陽廡之祭。故以四簋餼也。簋以盛黍稷。舉黍則稷可知矣。自君卿至百官。每變而人益衆。所以別貴賤象施惠也。施惠之禮脩舉於廟中。則施惠之政必徧及於境內。此可以觀政之謂也。

祭者澤之大者也。是故上有大澤。則

惠必及下。顧上先下後耳。非上積重

聲而下有凍餒之民也。是故上有大

澤則民夫人待于下流。知惠之必將至也。由餽見之矣。故曰可以觀政矣。夫祭之爲物大矣。其興物備矣。順以備者也。其教之本與。是故君子之教也。外則教之以尊其君焉。內則教之以孝於其親。是故明君在上。則諸臣服從。宗事宗廟社稷。則子孫順孝。盡其道。端其義。而教生焉。

為物以事言也。與物以具言也。與舉牲羞之具。凡以順於禮而致其備焉耳。聖人立教。其

此本在

是故君子之事君也。必身行之。所不安於上。則不以使下。所惡於下。則不以事上。非諸人行諸已。非教之道也。是故君子之教也。必由其本。順之至也。祭其是與。故曰祭者教之本也已。

以已之心度人之心。即大學切近矩之道。如此而後能盡其道。端其義也。申言教之本。以結

上文之意

夫祭有十倫焉。見現事鬼神之道焉。
見君臣之義焉。見父子之倫焉。見貴
賤之等焉。見親疏之殺反色介焉。見爵
賞之施焉。見夫婦之別焉。見政事之
均焉。見長幼之序焉。見上下之際焉。
此之謂十倫。

鄭氏曰。倫猶義也。

鋪筵設同几。為去聲依神也。詔祝於室

而出于枋。伯更反此交神明之道也。

筵席也。几所馮以為安者。人生則形體異。故夫婦之倫在於有別。死則精氣無間。共設一几。故祝辭云以某妃配也。依神使神馮依乎此也。詔告也。祝祝也。謂祝以事告尸於室中也。出于枋者謂明日繹祭出在廟門外之旁也。郊特牲云索祭祝于枋是也。枋說見前篇。神之所在於彼乎於此乎。故曰此交神明之道也。

君迎牲而不迎尸。別嫌也。尸在廟門外則疑於臣。在廟中則全於君。君在

廟門外則疑於君。入廟門則全於臣。全於子。是故不出者。明君臣之義也。

尸本是臣。為尸而象神。則尊之如君父矣。然在廟外未入。則猶疑是臣也。及既入廟。則全其象君父之尊矣。君祭固主於尊君父。而盡臣子之道。然未入廟。則猶疑是君也。及既入廟。則全為臣子而事尸。無嫌矣。若君出門迎尸。則疑以君而迎。臣故不出者。所以別此嫌而明君臣之義也。

夫祭之道。孫為王父尸。所使為尸者。於祭者子行。也。父北面而事之所。

以明子事父之道也。此父子之倫也。

行猶列也。父北面而事子行之尸者。欲子知事父之道當如是也。○方氏曰。十倫皆倫也。

止於父子言倫者。有父子之倫。然後有宗廟之祭。則祭之倫亦於父子而已。故止於父子

為倫焉。

尸飲五。君洗玉爵獻卿。尸飲七。以瑤

爵獻大夫。尸飲九。以散爵獻士。及群

有司皆以齒。明尊卑之等也。

自獻卿以下至群有司。凡同爵則長者必先飲。故云皆以齒。○疏曰。此據備九獻之禮者。

至主人醑尸故尸飲五也。凡祭二獻。裸用鬱
鬯。尸祭奠而不飲。朝踐二獻。饋食二獻。及食
畢主人醑尸。此皆尸飲之。故云尸飲五。於此
時以獻。卿獻。卿之後。主婦醑尸。醑尸畢。賓長
獻。尸是尸飲七也。乃以瑤爵獻大夫。是正九
獻。禮畢。但初二裸不飲。故云飲七。自此以後
長。賓長兄弟更為加爵。尸又飲二。是并前尸
飲九。主人乃以散爵獻士。及群有司也。此謂
上公九獻。故以醑尸之一獻為尸飲五也。若
侯。伯。七獻。朝踐饋食時各一獻。食訖。醑尸。但
飲三也。子男五獻。
食三醑尸。尸飲一。

夫祭有昭穆。昭穆者。所以別父子遠
近。長幼親疏之序。而無亂也。是故有

事於大廟。則群昭群穆咸在。而不失其倫。此之謂親疏之殺也。

疏曰。祭大廟。則群昭群穆咸在。若餘廟之祭。唯有當廟尸主。及所出之子孫。不得群昭群

穆咸在也。

古者明君爵有德而祿有功。必賜爵祿於大廟。示不敢專也。故祭之日。一獻。君降立于阼階之南。南鄉。去所命北面。由君右。執策命之。再拜稽首。

受書以歸。而舍釋奠于其廟。此爵賞

之施也。

疏曰。酌尸之前皆承奉鬼神。未暇第命。此一獻則上文尸飲五君獻卿之時也。若天子命群臣。則不因常祭之日。特假於廟釋奠。告以受君之命也。

君卷袞冕立于阼。夫人副褱立于東

房。夫人薦豆執校效執醴授之執鐙。

登尸酢夫人執柄。夫人受尸執足。夫

婦相授受。不相龍袞處。酢必易爵。明夫

婦之別也。

卷冕副。緯見前。校豆中央直者。執醴。執醴齊之人也。此人兼掌授豆。鐙豆之下跗也。爵形如雀柄。則尾也。襲處謂因其處。

凡為俎者以骨為主。骨有貴賤。殷人

貴髀。俾周人貴肩。凡前貴於後。俎者

所以明祭之。必有惠也。是故貴者取

貴骨。賤者取賤骨。貴者不重。平賤者

不虛。示均也。惠均則政行。政行則事

成事成則功立。功之所以立者不可不知也。俎者所以明惠之必均也。善為政者如此。故曰見政事之均焉。

疏曰。殷質貴髀之厚。賤肩之薄。周文貴肩之顯。賤髀之隱。前貴於後。據周言之。○方氏曰。俎者對豆之器。俎以骨為主。則豆以肉為主。可知。骨陽也。肉陰也。俎之數以奇而從。陽。豆之數以偶而從。陰。為是故也。

凡賜爵。昭為一。穆為一。昭與昭齒。穆與穆齒。凡群有司皆以齒。此之謂長。

幼有序。

爵。行酒之器也。○疏曰。此旅酬時賜助祭者酒。衆兄弟子孫等在昭列者則為一色。在穆列者自為一色。各自相旅。長者在前列。少者在後。是昭與昭齒。穆與穆齒也。○方氏曰。宗廟之中授事則以爵。至於賜爵則以齒。何也。蓋授事主義而行於旅。酬之前。賜爵主恩而行於旅。酬之後。以其主恩。故皆以齒也。司士所謂祭祀賜爵呼昭穆而進之。是矣。夫齒所以序長幼。故曰此之謂長幼有序。

夫祭有畀燁運胞庖翟狄閻者。惠下

之道也。唯有德之君為能行此。明足

以見之。仁足以與之。畀之爲言與也。能以其餘畀其下者也。煇者甲吏之賤者也。胞者肉吏之賤者也。翟者樂吏之賤者也。閹者守門之賤者也。古者不使刑人守門。此四守者吏之至賤者也。尸又至尊。以至尊旣祭之末而不忘。至賤而以其餘畀之。是故明君在上。則竟內之民無凍餒者矣。此

之謂上下之際。

不使刑人守門恐是周以前如此周則墨者使守門也際接也言尊者與賤者恩意相接也

凡祭有四時春祭曰禘藥夏祭曰禘

秋祭曰嘗冬祭曰烝

周禮春祠夏禴秋嘗冬烝鄭氏謂此夏殷之繼也

禘禘陽義也嘗烝陰義也禘者陽之盛也嘗者陰之盛也故曰莫重於禘

嘗。

方氏曰。陽道常饒。陰道常乏。饒故及於夏。始為盛焉。乏故及於秋。已為盛矣。此禘所以為陽之盛。嘗所以為陰之盛歟。以其陰陽之盛。故曰莫重於禘。嘗。

古者於禘也。發爵賜服。順陽義也。於嘗也。出田邑。發秋政。順陰義也。故記曰。嘗之日。發公室。示貴也。草艾刈。則墨。未發秋政。則民弗敢草也。

方氏曰。爵。命之者也。服。勝於陰者也。故為順陽義。祿。食之者也。田邑。制於地者也。故為順。

陰義嘗之日發公室。因物之成而用之以行
 賞也。故曰示賞。草刈則墨者。因其枯槁之時
 刈之以給爨。刈草謂之草。猶采桑謂之桑。與
 墨。五刑之輕者。左氏言賞以春夏。刑以秋冬。
 而此言嘗之日發公室。何也。蓋賞雖以春夏
 為主。而亦未始不用刑。月令孟夏斷薄刑。決
 小罪是也。刑雖以秋冬為主。亦未始不行賞。
 此所言是也。○應氏曰。不曰艾草而曰草艾
 者。草自可艾也。

故曰禘嘗之義大矣。治國之本也。不
 可不知也。明其義者君也。能其事者
 臣也。不明其義。君人不全。不能其事。

爲臣不全。夫義者所以濟志也。諸德之發也。是故其德盛者其志厚。其志厚者其義章。其義章者其祭也。敬祭敬則竟。境內之子孫莫敢不敬矣。是故君子之祭也。必身親蒞之。有故則使人可也。雖使人也。君不失其義者。君明其義故也。其德薄者其志輕。疑於其義而求祭。使之必敬也。弗可得。

已祭而不敬。何以爲民父母矣。

中庸言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如視諸掌。此因上文陽義陰義而申言之。濟志成其所欲爲也。發德顯其所當爲也。○方氏曰。大宗伯若王不與祭祀。則攝位。先儒謂王有故。代之行其祭事。正謂是矣。代之雖在乎人。使之則出乎君。代之雖行其事。使之則本乎義。

夫鼎有銘。銘者自名也。自名以稱揚其先祖之美。而明著之後世者也。爲先祖者。莫不有美焉。莫不有惡焉。銘

之義稱美而不稱惡。此孝子孝孫之心也。唯賢者能之。

自名。下文謂自成其名是也。○方氏曰。稱則稱之以言。揚則揚其所為。明則使之顯而不晦。著則使之見而不隱。

銘者論撰撰其先祖之有德善功烈勲勞慶賞聲名列於天下。而酌之祭器。自成其名焉。以祀其先祖者也。顯揚先祖所以崇孝也。身比毗志焉。順反

也。明示後世教也。

論說。讓錄也。王功曰勳。事功曰勞。酌斟酌其輕重大小也。祭器鼎彝之屬。自成其名者。自成其顯揚。先祖之孝也。比次也。謂己名次於先祖之下也。順無所違於禮也。示後世而使子孫效其所為。則是教也。

夫銘者。壹稱而上下皆得焉耳矣。是故君子之觀於銘也。既美其所稱。又美其所為。為之者。明足以見之。仁足以與之。知去聲足以利之。可謂賢矣。賢

而勿伐。可謂恭矣。

上。謂先祖。下。謂己身也。見之。見其先祖之善也。非明不能與之。使君上與己銘也。非仁莫致利之。利己之得次名於下也。非知莫及。

故衛孔悝恢之鼎銘曰。六月丁亥。公

假格于大廟。公曰。叔舅乃祖。莊叔左

右並去聲。成公。成公乃命。莊叔隨難去聲。

于漢陽。即宮于宗。周奔。走無射亦。

孔悝。衛大夫。周六月。夏四月也。公衛莊公崩。躋也。假。至也。至廟禘祭也。因祭而賜之銘。蓋

德惺之立已。故褒顯其先世也。異姓大夫而年幼。故稱叔舅。莊叔惺七世祖孔達也。成公為晉所伐而奔楚。故云隨難于漢陽。後雖反國。又以殺弟叔武。晉人執之。歸于京師。寘諸深室。故云即宮于宗周也。射廋也。○石梁王氏曰。惺乃蒯賁姊之子。蒯賁惺之舅。而惺則甥。今反謂之舅。其放周禮同姓之臣稱伯叔父。異姓之臣稱伯叔舅歟。

啓右獻公。獻公乃命成叔。纂乃祖服。

獻公。成公之曾孫。名衍。啓。開也。右。助也。魯襄十四年。衛孫文子甯惠子逐衛侯。衛侯奔齊。言莊叔餘功流於後世。能右助獻公使之亦得反國也。成叔。莊叔之孫。丞。鉏也。其時成叔事獻公。故公命其纂繼爾祖舊所服行之事也。○疏曰。按左傳無孔達之事。獻公反國亦非。

成叔
之功

乃考文叔。興崔曰者。嗜欲。作率慶士。躬

恤衛國。其勤公家。夙夜不解。懈民咸

曰休哉。公曰。叔舅乎。上聲女汝銘。若纂

乃考服。

應氏曰。嗜欲者。心志之所存。言其先世之忠。皆以愛君憂國為嗜欲。文叔孔圍慕尚而能興起之也。作率奮起而倡率之也。慶。鄉也。古卿慶同音。字亦同用。故慶雲亦言卿雲。

悝拜稽首曰。對揚以辟。璧之勤大命

施于丞彝鼎此衛孔悝之鼎銘也。

對揚至彝鼎十三字止作一句讀言對答揚
舉用吾君殷勤之大命施勤于丞祭之彝尊
及鼎也

古之君子論譔其先祖之美而明著
之後世者也以比其身以重其國家
如此子孫之守宗廟社稷者其先祖
無美而稱之是誣也有善而弗知不
明也知而弗傳不仁也此三者君子

之所恥也。

勲在鼎彝是國有賢臣也故足為國家之重

昔者周公旦有勲勞於天下。周公既沒。成王康王追念周公之所以勲勞者。而欲尊魯。故賜之以重祭。外祭則郊社是也。內祭則大嘗禘是也。夫大嘗禘。升歌清廟。下而管象。朱干玉戚。以舞大武。八佾以舞大夏。此天子之

樂也。康周公。故以賜魯也。子孫纂之。至于今不廢。所以明周公之德。而又以重其國也。

詩維清奏象舞。嚴氏云。文王之舞謂之象。文舞也。大武。武舞也。管象以管播其聲也。餘見前。

經解第二十六

孔子曰。入其國。其教可知也。其為人也。溫柔敦厚。詩教也。䟽通知遠。書教

也。廣博易良樂教也。絜靜精微易教也。恭儉莊敬禮教也。屬燭辭比毗志反也。春秋教也。故詩之失愚書之失誣樂之失奢易之失賊禮之失煩春秋之失亂其爲人也。溫柔敦厚而不愚則深於詩者也。疏通知遠而不誣則深於書者也。廣博易良而不奢則深於樂者也。絜靜精微而不賊則深於

易者也。恭儉莊敬而不煩，則深於禮者也。屬辭比事而不亂，則深於春秋者也。

方氏曰：六經之教善矣。然務溫柔敦厚而溺其志，則失於自用矣。故詩之失愚，務疏通知遠而趨於事，則失於無實矣。故書之失誣，務廣博易良而徇其情，則失於好大矣。故樂之失奢，務繁靜精微而蔽於道，則失於毀則矣。故易之失賊，務恭儉莊敬而亡其體，則失於過當矣。故禮之失煩，務屬辭比事而作其法，則失於犯上矣。故春秋之失亂，夫六經之教，先王所以載道也。其教豈有失哉？由其所得者淺深之異耳。○應氏曰：淳厚者未必深察。

情偽。故失之愚。通達者未必篤。確誠實。故失之誣。寬博者未必嚴。立繩檢。故失之奢。沉潛思索。多自耗蠹。且或害道。故失之賊。漢文故失之煩。弄筆

褒貶。易紊是非。且或召亂。故失之亂。惟得之深。則養之固。有以見天地之純全。古人之大體。而安有所謂失哉。○石梁王氏曰。孔子時春秋之筆削者未出。又曰。加我數年。卒以學易。性與天道不可得聞。豈遽以此教人哉。所以教者。多言詩書禮樂。且有愚誣奢賊煩亂之失。豈詩書樂易禮春秋使之然哉。此決非孔子之言。

天子者。與天地參。故德配天地。兼利萬物。與日月並明。明照四海。而不遺。

微小。其在朝廷則道仁聖禮義之序。燕處則聽雅頌之音。行步則有環佩之聲。升車則有鸞和之音。居處有禮。進退有度。百官得其宜。萬事得其序。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其儀不忒。正是四國。此之謂也。

鸞和。皆鈴也。鸞在衡和在軾。前詩曹風。鳴鳩篇。石梁王氏曰。此段最粹。

發號出令而民說。悅謂之和。上下相

親謂之仁。民不求其所欲而得之謂
之信。除去上聲天地之害謂之義。義與
信和與仁。霸王去聲之器也。有治民之
意而無其器則不成。

馮氏曰論義信和仁之道而以王霸並言之豈孔子之言

禮之於正國也。猶衡之於輕重也。繩
墨之於曲直也。規矩之於方圓也。故
衡誠縣玄不可欺。以輕重。繩墨誠陳

不可欺以曲直。規矩誠設，不可欺以方圓。君子審禮，不可誣以姦詐。

方氏曰。輕者禮之小。重者禮之大。若大者不可損。小者不可益。是矣。曲者禮之煩。直者禮之簡。若易則易。于則于是矣。方者禮之常。圓者禮之變。若以禮為體者。禮之常也。以義起禮者。禮之變也。禮之用如是。故君子審禮。不可誣以姦詐也。

是故隆禮由禮，謂之有方之士。不隆禮不由禮，謂之無方之民。敬讓之道也。故以奉宗廟則敬，以入朝廷則貴。

賤有位。以處室家則父子親。兄弟和。以處鄉里則長幼有序。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此之謂也。

篇首孔子曰。記者述孔子之言也。是故以下。疑是記者之言。故引孝經孔子之言以結之也。○方氏曰。隆言隆之而高。由言由乎其中。隆禮所以極高明。由禮所以道中。極高明所以立本。道中庸所以趨時。立本趨時雖若不同。要之不離於道而已。故謂之有方之士也。道無方也。體之於禮則為有方。此以禮為主。故謂之方焉。士志於道。故於有方曰士。民無常心。故於無方曰民。

故朝覲之禮。所以明君臣之義也。聘
問之禮。所以使諸侯相尊敬也。喪祭
之禮。所以明臣子之恩也。鄉飲酒之
禮。所以明長幼之序也。昏姻之禮。所
以明男女之別也。夫禮禁亂之所由
生。猶坊防止水之所自來也。故以舊
坊爲無所用而壞。怪之者。必有水敗。
以舊禮爲無所用而去。上聲。之者。必有

亂患。

壻於婦家曰昏。婦於壻家曰姻。○方氏曰。君臣之亂。生於無義。故以朝覲之禮禁之。諸侯之亂。生於不和。故以聘問之禮禁之。臣子之亂。生於無恩。故以喪祭之禮禁之。以至鄉飲之施於長幼。昏姻之施於男女。其義亦若是而已。

故昏姻之禮廢。則夫婦之道苦。而淫辟_僻之罪多矣。鄉飲酒之禮廢。則長幼之序失。而爭鬪之獄繁矣。喪祭之禮廢。則臣子之恩薄。而倍死忘生者。

衆矣聘覲之禮廢則君臣之位失諸
侯之行去聲惡而倍畔侵陵之敗起矣
故禮之教化也微其止邪也於未形
使人日徙善遠去聲罪而不自知也是
以先王隆之也易曰君子慎始差若
豪釐繆以千里此之謂也

此又自昏姻覆說至聘問朝覲以明上文之
義所引易曰緯書之言也若如也○鄭氏曰
苦謂不至
不答之屬

哀公問第二十七

哀公問於孔子曰。大禮何如。君子之言禮。何其尊也。孔子曰。丘也小人。不足以知禮。君曰。否。吾子言之也。

哀公。魯君。名蔣。大禮。謂禮之大者。何其尊。言稱揚之甚。

孔子曰。丘聞之。民之所由生。禮為大。非禮無以節事天地之神也。非禮無以辨君臣上下長幼之位也。非禮無

以別男女父子兄弟之親昏姻疏數之交也。君子以此之為尊敬然。

此皆禮之大者。故不得不尊敬之也。

然後以其所能教百姓。不廢其會節。

禮本天秩。聖人因人情而為之節文。非強之以甚高難行之事也。故曰以其所能教百姓。會節謂行禮之期節。如葬祭有葬祭之時。冠昏有冠昏之時。不可廢也。

有成事。然後治其雕鏤文章黼黻以

嗣。

有成事謂諏日而得卜筮之吉事可成也。雕鏤祭器之飾文章黼黻祭服之飾也。嗣者傳續不絕之義。此器服常有則此禮必不泯絕矣。

其順之。然後言其喪筭。備其鼎俎。設其豕腊。脩其宗廟。歲時以敬祭祀。以序宗族。即安其居。節醜其衣服。卑其宮室。車不雕幾。祈器不刻鏤。食不貳味。以與民同利。昔之君子之行禮者如此。

順之。謂上下皆無違心也。言猶明也。喪筭。五服歲月之數。殯葬久近之期也。即安其居者。隨其所處而安之也。節儉也。醜猶惡也。雕幾見郊特牲。器養器也。自奉如此。其薄者。蓋欲不傷財。不害民。而與民同其利也。

公曰。今之君子。胡莫之行也。孔子曰。今之君子。好實無厭。去聲淫德不倦。荒怠。去聲慢固。民是盡。去聲午。去聲其衆以伐。有道求得當。去聲欲不以其所昔之用。民者由前。今之用民者由後。今之君

子莫為禮也。

實。貨財也。淫。德放蕩之行也。固。如固獲之固。言取之力也。盡。謂竭其所有也。午。與迂同。午其眾。違逆眾心也。求。得當欲。言不過求以稱其私欲而已。不以其所不問其理之所在也。由前。由古之道。由後。由今之道也。

孔子侍坐於哀公。哀公曰。敢問人道。

誰為大。孔子愀反七然作色而對曰。

君之及此言也。百姓之德也。固臣敢

無辭而對。人道政為大。

愀然。悚動之貌。作色。變色也。百姓之德。猶言百姓之幸也。敢無辭。猶言豈敢無辭。

公曰。敢問何謂為政。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君為正。則百姓從政矣。君之所為。百姓之所從也。君所不為。百姓何從。公曰。敢問為政如之何。孔子對曰。夫婦別。父子親。君臣嚴。三者正。則庶物從之矣。公曰。寡人雖無似也。願聞所以行三言之道。可得聞乎。

夫婦父子君臣三綱也。庶物象事也。無似無所肖似。言無德也。

孔子對曰。古之為政。愛人為大。所以治。愛人。禮為大。所以治。禮。敬為大。敬之至矣。大昏為大。大昏至矣。大昏既至。冕而親迎。去聲親之也。親之也者。親之也。是故君子興敬為親。舍敬是遺親也。弗愛不親。弗敬不正。愛與敬。其政之本與。

<p>方氏曰。夫婦有內外之位。故曰別。父子有慈孝之恩。故曰親。君臣有上下之分。故曰嚴。易</p>	<p>曰。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故先後之序如此。三者之正。一以夫婦為之。</p>	<p>本。故後言大昏為大也。政在養人。故古之為政。愛人為大。然而愛之無節。則墨氏之兼愛</p>	<p>矣。安能無亂乎。故曰所以治愛人。禮為大。禮止於敬而已。故曰所以治禮。敬為大。禮以敬</p>	<p>為主。而大昏又為至焉。故曰敬之至矣。大昏為大。大昏既為敬之至。故雖天子諸侯之尊。</p>	<p>亦必冕而親迎也。已親其人。乃所以使人之親己而已。故曰親之也者。親之也。冕而親迎。</p>	<p>可謂敬矣。故曰興敬為親。舍敬是遺親也。弗愛則無以相合。而其情踈。故曰弗愛不親。弗</p>	<p>敬則無以相別。而其情褻。故曰弗敬不正。愛敬之道。其始本於閨門之內。及擴而充之。其</p>
--	---	---	--	---	---	---	---

愛至於不敢惡於人。其敬至於不敢慢於人。而德教加于百姓。刑于四海。故曰愛與敬其

政之本與之

公曰。寡人願有言。然冕而親迎。不巳重乎。孔子愀然作色而對曰。合二姓之好。以繼先聖之後。以為天地宗廟社稷之主。君何謂已重乎。公曰。寡人固句不固焉。得聞此言也。寡人欲問不得其辭。請少進。

已重。太重也。寡人固。自言其固陋也。不固焉。得聞此言者。言若不固陋。則不以此為問。安得聞此言乎。請少進者。幸孔子更略有以進。教我。也。石梁王氏曰。併言天地。淋止諸侯之禮也。

孔子曰。天地不合。萬物不生。大昏萬世之嗣也。君何謂已重焉。孔子遂言曰。內以治宗廟之禮。足以配天地之神明。出以治直言之禮。足以立上下之敬。物恥足以振之。國恥足以興之。

為政先禮。禮其政之本與。

直言二字未詳。或云當作朝廷。陸氏曰。物以不振為恥。國以不與為恥。應氏曰。物恥謂事物之汙陋。國恥謂國體之卑辱。內外之禮交治。則國家安富尊榮。何恥之不伸。是時魯微弱。哀公欲振而興之。而不知禮之為急。故夫子以是告之。

孔子遂言曰。昔三代明王之政。必敬其妻子也。有道妻也者。親之主也。敢不敬與。與。平。子也者。親之後也。敢不敬與。君子無不敬也。敬身為大身也者。

親之枝也。敢不敬與。不能敬其身。是傷其親。傷其親。是傷其本。傷其本。枝從而亡。三者百姓之象也。身以及身。子以及子。妃以及妃。君行此三者。則愾迄乎天下矣。大秦王之道也。如此則國家順矣。

敬吾身以及百姓之身。敬吾子以及百姓之子。敬吾妻以及百姓之妻。愾猶至也。暨也。如朔南暨聲教之意。大王愛民之君也。嘗言不以養人者害人。故曰大王之道也。○方氏曰。

冕而親迎。所以敬其妻也。冠於阼階。所以敬其子也。為主於內者妻也。故曰親之主。傳後於下者子也。故曰親之後。內非有主。則外不足。以治其國家矣。下非有後。則上不足。以承其祖考矣。此所以不敢不敬也。君子雖無所不敬。又以敬身為大焉。非苟敬身也。以其為親之枝。故也。身之於親。猶木之有枝。親之於身。猶木之有本。相須而共體。又非特為主為後而已。此尤不敢不敬也。

公曰。敢問何謂敬身。孔子對曰。君子過言則民作辭。過動則民作則。君子言不過辭。動不過則。百姓不命而敬。

恭如是則能敬其身。能敬其身則能成其親矣。

君子以位言也。在上者言雖過。民猶以為辭。辭者言之成文者也。動雖過。民猶以為則。則者動之成法者也。此所以君子之言動不敢有過。俱無過。則民不待命令之及而自知敬其上矣。民皆敬上。則君之身不為人所辱。方謂之能敬身。成其親者。不使親名為人所毀也。

公曰。敢問何謂成親。孔子對曰。君子也者。人之成名也。百姓歸之。名謂之

君子之子是使其親為君子也是為
成其親之名也。已。孔子遂言曰。古之
為政。愛人為大。不能愛人。不能有其
身。不能有其身。不能安土。不能安土。
不能樂天。不能樂天。不能成其
身。

歷各切

方氏曰。不能愛人。則傷之者至矣。故不能有
其身。不能有其身。則一身無所容矣。故不能
安土。安土則所居無所擇。樂天則所遭無所
怨。俯能無所擇。則仰亦無所怨矣。故不能安

士。不能樂天。能樂天。則於理無所
不順。成身之道。亦順其理而已。

公曰。敢問。何謂成身。孔子對曰。不過

乎物。

應氏曰。物者。實然之理也。性分之內。萬物皆備。仁人孝子。不過乎物者。即其身之所履。皆在義理之內。而不過焉。猶大學之止於仁。止於孝也。違則過之。止則不過矣。夫物有定理。理有定體。雖聖賢豈能加毫末於此哉。亦盡其當然而止耳。

公曰。敢問。君子何貴乎天道也。孔子

對曰。貴其不已。如日月東西相從而

不已也。是天道也。不閉其久。是天道也。無為而物成。是天道也。已成而明。是天道也。

日月相從不已。繼明照于四方也。不閉其久。窮則變。變則通也。無為而成。不言而信。不怒而威也。已成而明。為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也。○劉氏曰。天道至誠無息。所謂維天之命。於穆不已也。君子貴之。純亦不已焉。然其不已者。一動一靜互為其根。如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是以不窮其久。無思無營。而萬物自然各得其成。及其既成。皆粲然可見也。蓋其機緘密運。而不已者。雖若難名。而成功則昭著也。無為而成者。不見其為之迹。而但

見有成也。此唯天為大。唯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煥乎其有文

章之謂也

公曰。寡人蠢

尸反

雍

愚冥煩。子志

如字

之

心也。

蠢愚蔽於氣質也。冥者暗於理。煩者累於事。志讀如字。哀公自言其不能敏悟所教。欲孔子以簡切之語。志記於我心。故孔子下文所對。是舉其要者言之。

孔子蹴

躐

然辟

避

席而對曰。

仁人不

過乎物。

孝子不

過乎物。

是故仁人之

過乎物。

是故仁人之

事親也如事天。事天如事親。是故孝子成身。公曰：寡人既聞此言也，無如後罪何？孔子對曰：君之及此言也，是臣之福也。

蹴然變容為肅敬貌。無如後罪何。言雖聞此言。然無奈後日過乎物而有罪何。此言是有意於寡過矣。故孔子以為是臣之福。○方氏曰。仁人者。主事天言之也。孝子者。主事親言之也。親則近而疑其不尊。天則遠而疑其難格。徒以近而不尊。則父子之間。或幾乎褻矣。徒以遠而難格。則天人之際。或幾乎絕矣。故事親如事天者。所以致其尊而不欲其褻也。

事天如事親者。所以求其格而不欲其踈也。
石梁王氏曰：仁人之事親也如事天。事天如事親。此兩句非聖人不能言。

仲尼燕居第二十八

石梁王氏曰：文雖有首尾然辭旨散漫處多未必孔子之言

仲尼燕居。子張子貢言游侍。縱言至於禮。子曰：居。女三人者。吾語女。禮使女以禮周流。無不徧也。子貢越席而對曰：敢問何如。子曰：敬而不中。

去聲。禮謂之野。恭而不中。禮謂之給。勇

而不中。禮謂之逆。子曰。給奪慈仁。

縱言。汎言諸事也。周流無不徧者。隨遇而施。無不中節也。敬以心言。恭以容言。禮雖以敬

恭為圭。然違於節。文則有二者之弊。給者足。恭便。佞之貌。逆者。悖戾爭鬪之事。夫子嘗言

恭而無禮。則勞。勇而無禮。則亂。給則勞。逆則亂矣。夫子於三者之弊。獨言給之為害。何也。

蓋野與逆二者。猶是直情徑行而然。使習於禮。則無此患矣。惟足恭。便給之人。是曲意徇

物。致飾於外。務以悅人。貌雖類於慈仁。而本心之德。則亡矣。故謂之奪慈仁。謂巧言令色

鮮矣。仁而取乎足恭。正此意也。

子曰師爾過而商也不及子產猶衆人之母也能食嗣之不能教也子貢越席而對曰敢問將何以為此中者也子曰禮乎禮夫禮所以制中也

能食不能教亦為不及故子貢并以中為問

子貢退言游進曰敢問禮也者領惡而全好者與子曰然然則何如子曰郊社之義所以仁鬼神也嘗禘之禮

所以仁昭穆也。饋奠之禮所以仁死
喪也。射鄉之禮所以仁鄉黨也。食
饗之禮所以仁賓客也。

前言禮釋回增美質。此言領惡全好。大意相
類。仁昭穆謂祭時則羣昭羣穆咸在也。饋奠
喪奠也。非吉祭。鄉射鄉飲酒皆行之於鄉。故
曰仁鄉黨。人而不仁如禮何。此五者之禮皆
發於本心之仁也。○應氏曰。領謂總攬。收拾
之也。好惡對立。一長一消。惡者收斂而無餘。
則善者渾全而無虧矣。夫禮之制中。非屑屑
然與惡為敵而去之也。養其良心。啓其善端。
而不善者自消矣。仁者善之道也。祭祀聘享。
周旋委曲焉者。凡以全此而已。仁心發於中。

而後禮文見於外。及禮之既舉。而是心達焉。則幽明之間咸順其序。雖欣泱冷皆在吾仁之中。是仁之周流暢達也。○劉氏曰。領惡。猶言克己也。視聽言動。非禮則勿。所以克去己私之惡。而全天理之善也。一日克己復禮。則天下歸仁。所以鬼神昭穆。死喪鄉黨賓客之禮。無所往而不為仁也。

子曰。明乎郊社之義。嘗禘之禮。治國其如指諸掌而已乎。

明乎郊社之義。則事天。如事親。明乎嘗禘之禮。則事親。如事天。仁人孝子。明於此。故能推民胞物與之心。而天下國家有不難治者矣。

是故以之居處有禮。故長幼辨也。以之閨門之內有禮。故三族和也。以之朝廷有禮。故官爵序也。以之田獵有禮。故戎事閑也。以之軍旅有禮。故武功成也。

三族。父子孫也。上文言郊社以下五者。此又言居處以下五事。皆所以明禮之無乎不在也。

是故宮室得其度。量鼎得其象。味得

其時樂得其節。車得其式。鬼神得其
饗。喪紀得其哀。辨說得其黨。官得其
體。政事得其施。加於身而錯措於前。
凡衆之動得其宜。

方氏曰。奧爲尊者所居。阼爲主者所在。寢則無侵。房則有方。至是極而中者爲極。自是衰而殺者爲榱。楹以盈而有所任也。檐以瞻而有所至也。櫨若顛然。楮若眉然。如是則宮室得其度矣。若魯莊公丹楹刻桷。藏文仲山節藻稅。蓋失其度故也。量左爲升。以象陽之所升。右爲合。以象陰之所合。仰者爲斛。以象顯而有所承。覆者爲斗。以象隱而有所庇。外園

其形動以天也。內方其形靜以地也。鼎口在上。以象有所安乎上。足在下。以象有所立乎下。大者爲鼎。以象氣之所仍。揜者爲鼎。以象才之所任。足竒其數。參乎天也。耳偶其數。兩乎地也。非特此而已。以兆之則有死。以旣之則有概。而量之所象。又有如此者。以貫之則有耳。以舉之則有鉉。而鼎之所象。又有如此者。其音足以中黃鍾。而量又有樂之象焉。其亨足以享上帝。而鼎又有禮之象焉。易曰。以制器者尚其象。蓋謂是矣。然其器疏以達者。所以象春。高以粗者。所以象夏。廉以深之象。秋。閔以奄之象。冬。器固無適而非象也。止以量鼎爲言者。蓋量爲器之大者。大者得其象。則小者從可知。鼎爲器之重者。重者得其象。則輕者從可知。若春多酸。夏多苦。秋多辛。冬多鹹。所謂味得其時也。陽而不散。陰而不密。

剛氣不怒。柔氣不懼。所謂樂得其節也。車得其式者。六等之數。作車之式也。五路之用。乘車之式也。鬼神得其饗者。若天神皆降。地祇皆出。人鬼皆格。可得而禮是矣。喪紀得其哀者。或發於容體。或發於聲音。或發於言語。飲食。或發於居處衣服。而各得其哀也。辨說得其黨。若在官言官。在府言府。在庫言庫。在朝言朝之類。官得其體。若天官掌邦治。地官掌邦教之類。政事得其施。若施典于邦國。施則於都鄙。施法于官府之類。○劉氏曰。禮以制中。無過無不及。克己復禮為仁。則溥博淵泉。而時出之。故凡衆之動。無不得其時中之宜。經禮三百。曲禮三千。無一事之非仁也。

子曰。禮者何也。即事之治也。君子有

其事必有其治。治國而無禮。譬言猶瞽
之無相。去聲與。平聲俵俵。昌乎其何之。譬
如終夜有求於幽室之中。非燭何見。
若無禮。則手足無所錯。措耳目無所
加。進退揖讓無所制。是故以之居處
長幼失其別。閨門三族失其和。朝廷
官爵失其序。田獵戎事失其策。軍旅
武功失其制。宮室失其度量。鼎失其

象味失其時。樂失其節。車失其式。鬼神失其饗。喪紀失其哀。辨說失其黨。官失其體。政事失其施。加於身而錯於前。凡衆之動失其宜。如此則無以祖洽於衆也。

倬倬。無定向之貌。祖始也。洽合也。言無以率先天下而使之協合也。

子曰慎聽之。女二人者。吾語女禮。猶有九焉。大饗有四焉。苟知此矣。雖在

獸。敵。之。中。事。之。聖。人。已。兩。君。相。見。揖。
讓。而。入。門。入。明。門。而。縣。玄興。揖。讓。而。升。
堂。升。堂。而。樂。闕。缺下。管。象。武。夏。籥。序。
興。陳。其。薦。俎。序。其。禮。樂。備。其。百。官。如。
此。而。后。君。子。知。仁。焉。行。中。去聲規。還。旋
中。矩。和。鸞。中。采。齊。慈客。出。以。雍。徹。以。
振。羽。是。故。君。子。無。物。而。不。在。禮。矣。入。
門。而。金。作。示。情。也。升。歌。清。廟。示。德。也。

下而管象。示事也。是故古之君子不
必親相與言也。以禮樂相示而已。

知者。知其理也。事者。習其儀也。聖人已者。言
可以進於聖人。禮樂之道也。兩君相見。諸侯
相朝也。縣。樂器之懸於筍簾者也。興。作也。升
堂而樂闋者。既升堂。主人獻賓酒。賓卒爵而
樂止也。此饗禮之一節也。賓酢主君。又作樂。
主君飲畢。則樂止。此饗禮之二節也。下管象
武之上。缺升歌。清廟一句。或記者略耳。升堂
而歌。清廟之詩。自是三節也。堂下以管吹象武
之曲。是四節也。言及籥。禹大夏之樂曲。以籥吹
之也。與象武次。古更迭而作。故云夏籥序興。
言禮而必曰君子。知仁。使三子求節文於天
理之中也。行中矩。第五節也。還中矩。第六節

也。采齊樂章名。和鸞車上之鈴也。車行整緩則鈴聲與樂聲相中。蓋出門迎賓之時。此第七節也。客出之時。歌雍詩以送之。此第八節也。振羽即振鷺禮畢。徹器則歌振鷺之詩。九節也。九者之禮。大饗有其四。一是賓卒爵而樂闋。二是賓酢主卒爵則樂又闋。三是升歌清廟。四是下管象武。餘五者則非饗禮所得專也。○方氏曰。雍禘太祖之詩也。其用為大故歌之以送客。振鷺助祭之詩。其用為小。故祭而用之於此者。猶鹿鳴本以燕羣臣。而又不用於鄉飲也。然論語言以雍徹其用與此不同。又何也。蓋彼言天子饗神之事。此言諸侯饗賓之事。重輕固可知矣。示情者欲賓主以情相接也。示德者欲賓主以德相讓也。示事者欲賓主以事相成也。○劉氏曰。仁者天

下之正理。禮序樂和。天下之正理不
外是矣。故曰如此而後君子知仁。

子曰禮也者理也。樂也者節也。君子
無理不動。無節不作。不能詩於禮繆。
不能樂於禮素。薄於德於禮虛。

樂記言樂者天地之和也。禮者天地之序也。
此言禮者理也。樂者節也。蓋禮得其理則有
序而不亂。樂得其節則雖和而不流。君子無
理不動。防其亂也。無節不作。防其流也。人而
不為周南召南。猶正牆面而立。不能詩者能
不繆於禮乎。禮之用。和為貴。不能樂則無從
容委曲之度。是達於禮而不達於樂。謂之素
也。素謂質朴也。忠信之人可以學禮。薄於德

者必不能
充於禮也

子曰。制度在禮。文爲在禮。行之其在
人乎。子貢越席而對曰。敢問夔其窮
與。子曰。古之人與平聲。古之人也。達於
禮而不達於樂。謂之素。達於樂而不
達於禮。謂之偏。夫夔達於樂而不達
於禮。是以傳於此名也。古之人也。

文。謂文章之顯設者。苟非其人。則禮不虛道。
是以行之在人。也。子貢之意。謂夔以樂稱而

不言其知禮。其不通於禮乎。窮不通也。夫子再言古之人。亦微示不可與之意。言夔以偏於知樂。是以傳此不達禮之名於後世耳。然而畢竟是古之賢者也。故又終之以古之人也。之言。然則禮樂之道。學者能知其相為用之原。則無素與偏之失矣。

子張問政。子曰。師乎。句。前吾語女乎。君子明於禮樂。舉而錯之而已。

前吾語女。謂昔者已嘗告汝矣。舉而錯之。謂舉禮樂之道而施之政事也。

子張復扶又問。子曰。師。爾以為必鋪

几筵。升降酌獻酬酢。然後謂之禮乎。

爾以為必行綴。拙兆興羽籥作鐘鼓。然後謂之樂乎。言而履之禮也行而樂。洛之樂也。君子力此二者以南面而立。夫是以天下大泰平也。諸侯朝萬物服體。而百官莫敢不承事矣。

筵席也。綴兆舞者之行列也。萬物服體謂萬事皆從其理。

禮之所興衆之所治也。禮之所廢衆之所亂也。目巧之室則有奧。阼席則

有上下。車則有左右。行則有隨。立則有序。古之義也。

衆之治亂。由禮之興廢。此所以為政先禮也。目巧。謂不用規矩繩墨。但據目力相視之巧也。言雖苟簡為之。亦必有與作之處。蓋室之有與。所以為尊者所處。堂之有作。所以為主人之位也。席或以南方為上。或以西方為上。詳見曲禮。車之尊位在左。父之齒隨。行。貴賤長幼各有所立之位。此皆古聖人制禮之義也。

室而無與。作則亂於堂。室也。席而無上下。則亂於席上也。車而無左右。則

亂於車也。行而無隨，則亂於塗也。立而無序，則亂於位也。昔聖帝明王，諸侯辨貴賤，長幼遠近，男女外內，莫敢相踰越。皆由此塗出也。三子者，既得聞此言也。於夫子昭然若發矇矣。

此言禮之為用。無所不在。失之則隨事致亂。為政者可舍之而他求乎。貴賤以齒言。長幼以齒言。遠近以親疎言。男女以同異言。外內以位序言也。○方氏曰。發矇者。若目不明。為人所發而有所見也。○石梁王氏曰。篇末二句。是記者自作結語。

孔子閒居第二十九

孔子閒居。子夏侍。子夏曰。敢問詩云
凱弟君子。民之父母。何如斯可謂民
之父母矣。孔子曰。夫民之父母乎。必
達於禮樂之原。以致五至而行三無。
以橫於天下。四方有敗。必先知之。此
之謂民之父母矣。

詩。大雅。洞酌之篇。凱樂也。弟易也。橫者。廣被
之意。言三無五至之道。廣被於天下也。四方

將有禍敗之釁而必能先知者以其
切於憂民是以能審治亂之幾也

子夏曰民之父母既得而聞之矣敢
問何謂五至孔子曰志之所至詩亦
至焉詩之所至禮亦至焉禮之所至
樂亦至焉樂之所至哀亦至焉哀樂
洛相生是故正明目而視之不可得
而見也傾耳而聽之不可得而聞也
志氣塞乎天地此之謂五至

禮言集言卷之四

五至三無者。至則極盛而無以復加。無則至
微而不泥於迹之謂也。在心為志。發言為詩。
志盛則言亦盛。故曰志之所至。詩亦至焉。詩
有美刺。可以興起好善惡惡之心。興於詩者
必能立於禮。故曰詩之所至。禮亦至焉。禮貴
於序。樂貴於和。有其序則有其和。無其序則
無其和。故曰禮之所至。樂亦至焉。樂至則樂
民之生而哀民之死。故曰樂之所至。哀亦至
焉。君能如此。故民亦樂君之生而哀君之死。
是哀樂相生也。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憂
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即下文無聲之樂。無
服之喪是也。目正視則明全耳傾聽則聰審。
今正視且不見。傾聽且不聞。是五至無體無
聲。而惟其志氣之充塞乎天地也。塞乎天地。
即所謂橫於天下也。

子夏曰。五至既得而聞之矣。敢問何謂三無。孔子曰。無聲之樂。無體之禮。無服之喪。此之謂三無。子夏曰。三無既得略而聞之矣。敢問何詩近之。孔子曰。夙夜其基。命宥密。無聲之樂也。威儀逮逮。不可選也。無體之禮也。凡民有喪。匍匐救之。無服之喪也。

夙。早也。基。始也。宥。寬也。密。寧也。周頌。昊天有成命篇。言文王武王夙夜憂勤以肇基天命。

惟務行寬靜之政以安民。夫子以喻無聲之樂者。言人君政善則民心自然喜悅。不在於鐘鼓管絃之聲也。逮逮。詩作棣棣。盛也。選。擇也。邶風栢舟之篇。言仁人威儀之盛。自有常度。不容有所選擇。初不待因物以行禮而後可見。故以喻無體之禮也。手行為匍。伏地為匍。邶風谷風之篇。言凡人死喪之禍。必汲汲然往救助之。此非為有服屬之親。特周救其急耳。故以喻無服之喪也。

子夏曰。言則大矣。美矣。盛矣。言盡於此而已乎。孔子曰。何為其然也。君子之服之也。猶有五起焉。

疏曰。服習也。言君子習此
三無。猶有五種起發其義

子夏曰。何如。孔子曰。無聲之樂。氣志
不違。無體之禮。威儀遲遲。無服之喪。
內恕孔悲。無聲之樂。氣志既得。無體
之禮。威儀翼翼。無服之喪。施異及四
國。無聲之樂。氣志既從。無體之禮。上
下同。無服之喪。以畜萬邦。無聲之
樂。日聞去聲四方。無體之禮。日就月將。

無服之喪。純德孔明。無聲之樂。氣志
既起。無體之禮。施及四海。無服之喪。
施于孫子。

方氏曰。無聲之樂。始之以氣志不違者。言內
無所戾也。無所戾則無所失。故繼之以氣志

既得。得之於身。則人亦與之。故繼之以氣志
既從。人從之矣。則聲聞于外。故繼之以日聞

四方。日聞不已。則方興而未艾。故繼之以氣
志既起。無體之禮。始之以威儀。遲遲者。言緩

而不迫也。緩或失之於急。故繼之以威儀。翼
翼威儀。得中則無乖。燕之心。故繼之以上下

和同。和同而無乖離。則久而愈大。故繼之以
日就。月將。愈大則不特施于近而可以及乎

遠故終之以施及四海無服之喪始之以內
恕孔悲者言其以仁存心也仁者愛人故繼
之以施及四國以仁及人則所養者衆故繼
之以畜萬邦所養者衆則其德發揚于外
故繼之以純德孔明德既發揚于外則澤足
以被于後世故終之以施于孫子其序如此
謂之五起不亦宜乎○應氏曰大抵援詩句
以發揚詠歎之蓋贊美之不巳也○劉氏曰
志氣塞乎天地則是君之志動天地之氣也
氣志不違以下則是君心和樂之氣感天下
之志也

子夏曰三王之德參於天地敢問何
如斯可謂參天地矣孔子曰奉三無

私以勞去聲天下。子夏曰：敢問何謂三

無私？孔子曰：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

月無私照，奉斯三者以勞天下，此之

謂三無私。其在詩曰：帝命不違，至於

湯齊。如字湯降不遲，聖敬日齊。躋昭假

格遲遲，上帝是祗，帝命式于九圍，是

湯之德也。

三王之德參於天地。蓋古語。故子夏舉以為問。詩商頌長發之篇。孔子引之以證湯無私。

之德。嚴氏曰。商自契以來。天命所響。未嘗去之。然至湯而後與天齊。謂王業至此而成。天命至此而佳。天人適相符合也。湯之謙抑。所以自降下者。甚敬而不遲。故聖敬之德。日以躋升也。敬為聖人之敬。言至誠也。曰躋。言至誠無息也。德日新。又日新。是聖敬日躋之盛。即文王之純亦不已也。其昭格於天。遲遲甚緩。言湯無心於得天。付之悠悠也。湯無所覲俸。故唯上帝是敬。其誠專一。然天自命之。以為法於天下。使為王也。

天有四時。春。秋。冬。夏。風。雨。雷。霜。露。無非教也。地載神氣。神氣風。霆。嵐。虹。流。形。庶物露生。無非教也。

上章引詩以明王道之無私。此言天地之無私也。春夏之啓。秋冬之閉。風雨之發生。霜露之肅殺。無非天道至公之教也。蓋猶承也。由神氣之變化。致風霆之顯設。地順承天施。故能發育羣品。形猶迹也。流形所以運造化之迹。而庶物因之以生。此地道至公之教也。聖人之至德。與天道之至教。均一無私而已。

清明在躬。氣志如神。耆欲將至。有開必先。天降時雨。山川出雲。其在詩曰。嵩高維嶽。峻極于天。維嶽降神。生甫及申。維申及甫。為周之翰。四國于

蕃四方于宣。此文武之德也。

清明在躬。氣志如神。即至誠前知之謂也。若欲所願。欲之事也。有開必先。言先有以開發其兆朕者。如將興必有禎祥。若時雨將降。山川必先為之出雲也。國家將興。天必為之豫生賢佐。故引大雅嵩高之篇。言文武有此無私之德。故天為之生賢佐。以興周而文武無此詩。故取宣王詩為喻。而曰此文武之德也。○嚴氏曰。嵩然而高。竦者嶽也。其山峻大。極至于天。維此嶽降其神靈。以生仲山甫及申伯。此申伯及山甫皆為周室之翰。四國則于以蕃蔽其患。難四方則于以宣布其德。澤

三代之王也。必先其令聞。詩云明

明天子令聞不已。三代之德也。弛其文德。恊此四國。大王之德也。子夏蹶然而起。負牆而立。曰：弟子敢不承

乎。

先其令聞者。未王之先。其祖宗積德已有令善之聲聞也。詩大雅。江漢之篇。弛猶施也。詩作矢。陳也。恊。詩作洽。詩美宣王。此亦取以為喻。子夏問三王之德。夫子但舉殷周言之者。禹以禪無可疑。殷周放伐。故特明其非私也。蹶然喜躍之貌。負牆而立者。問竟則退。後背壁而立。以避進問之人也。承者。奉順不失之意。○應氏曰。嵩高生賢。本於文武。德洽四國。

始於犬王。其積累豈一日哉。

坊記第三十

子言之。君子之道。辟譬則坊。防與。平坊民之所不足者也。大為之坊。民猶踰之。故君子禮以坊德。刑以坊淫。命以坊欲。

辟讀為譬。坊與防同。言君子以道防民之失。猶以隄防過水之流也。○應氏曰。理欲相為消長。人欲熾盛而有餘。則天理消滅而不足。禮則防其所不足。而制其所有餘焉。性之善。

為德禮以防之而養其源情之蕩為淫刑以
 防之而遏其流聖人防民之具至矣然人之
 欲無窮而非防閑之所能盡也聖人於是而
 有命之說焉命出於天各有分限而截然不
 可踰也天之命令人力莫施以是防之
 則覬覦者塞羨慕者止而欲不得肆矣

子云小人貧斯約富斯驕約斯盜驕
 斯亂禮者因人之情而為之節文以
 為民坊者也故聖人之制富貴也使
 民富不足以驕貧不至於約貴不慊

反口
 箠於上故亂益亡

方氏曰。小人無道以安貧。故貧斯約。無德以守富。故富斯驕。約者不獲恣。則有羨彼之志。故約斯盜。驕者不能遜。則有犯上之心。故驕斯亂。凡此皆人之情也。而禮則因而為之。節文。富者不以有餘而慢於人。貧者不以不足而窮其身。貴者不以在上而慊於物。皆由有禮故也。若家富不過百乘。所以制富而不使之驕也。一夫受田百畝。所以制貧而不使之約也。伐冰之家不畜牛羊。所以制貴而不使之慊也。

子云。貧而好樂。富而好禮。衆而以

寧者。天下其幾矣。詩云。民之貧。亂

寧為荼毒。故制國不過千乘。都城不

過百雉。家富不過百乘。以此坊民。諸侯猶有畔者。

衆而以寧。謂家族衆盛而不以悖亂致禍。敗也。天下其幾言此三者不多見也。詩大雅桑柔之篇。貪猶欲也。荼苦菜也。毒螫蟲也。刺厲王言民苦政亂。欲其亂亡。故寧爲荼苦毒螫之行。以相侵暴而不之恤也。千乘。諸侯之國。其地可出兵車千乘也。都城。卿大夫都邑之城也。雉。度名也。高一丈長三丈爲一雉。家富。卿大夫之富也。不過百乘。其采地所出之兵車不得過此數也。石梁王氏曰。貧而好樂。添一好字。恐非孔子語。

子云。夫禮者。所以章疑別微。以爲民

坊者也。故貴賤有等。衣服有別。朝廷有位。則民有所讓。

疑者惑而未決。微者隱而不明。惟禮足以章明之。分別之也。

子云。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家無二主。尊無二上。示民有君臣之別也。春秋不稱楚越之王。喪禮君不稱天。大夫不稱君。恐民之惑也。詩云。相去聲彼盍渴曰。尚猶患之。子云。君不與同姓同

禮言集言卷之四
三

車與異姓同車不同服示民不嫌也

以此坊民民猶得同姓以弑其君

楚越之王喪書卒不書葬夷之也君不稱天
避天子也大夫不稱君而稱主避國君也詩

逸詩也盍曰夜鳴求旦之鳥患猶惡也言視
彼盍曰之夜鳴以求曉是欲反夜作晝求所

不當求者人尚且惡之况人臣而求犯其上
乎不同車遠害也篡弑之禍常起於同姓故

與異姓同
車則不嫌

子云君子辭貴不辭賤辭富不辭貧

則亂益亡故君子與其使食浮於人

也。寧使人浮於食。

食。祿也。浮。在上也。才德薄而受祿厚。是食浮於人也。

子云。觴酒豆肉。讓而受惡。民猶犯齒。衽席之上。讓而坐。下。民猶犯貴。朝廷之位。讓而就賤。民猶犯君。詩云。民之無良。相怨一方。受爵不讓。至于已斯亡。子云。君子貴人而賤己。先人而後己。則民作讓。故稱人之君曰君。自稱

其君曰寡君

詩小雅角弓之篇。爵酒器也。嚴氏云兄弟有
 因杯酒酒得罪而怨者。此為持平之論以解之。
 言凡人之不善者其相怨各執一偏而不能
 參彼己之曲直。故但知怨其上而不思己過。
 然其端甚微。或止因受爵失辭。遜之節。而或
 至於亡其身。亦可念矣。○方氏曰。禮六十以
 上。籩豆有加。故酒肉以犯齒言。三命不齒席
 于尊東。故衽席以犯貴言。族人不得戚君位。
 故朝廷以
 犯君言

子云利祿先死者而後生者。則民不
 備。先亡者而後存者。則民可以託詩。

云先君之思以畜寡人以此坊民民
猶借死而號聲無告

詩邶風燕燕之篇畜詩作勗勉也莊姜言歸
妾戴嬀思念先君莊公以婦道勗勉寡人寡
人莊姜自謂此以勗為畜者言能容畜我於
心而不忘是不借死忘生之意也疏曰財
利榮祿之事假令死之與生並合俱得君上
則先與死者後與生者以此化民則民皆不
借於死者謂身為國事而出亡在外存謂
存在國內者君有利祿先與在外亡者而後
與國內存者以此化民民皆仁厚可以大事
相付託也借死而號無告者言民借棄死者
其生者老弱號
呼無所控告也

子云有國家者貴人而賤祿則民興
讓尚技而賤車則民興藝故君子約
言小人先言

貴人貴有德之人也言君能貴有德者而不
吝於班祿則民興於讓善尚有能者而不吝
於賜車則民興於習藝賤祿賤車非輕祿器
也特以貴賢尚能而不吝於所當與耳讀者
不以辭害意可也言之不忤則為之也難故
君子之言常約小人則先言而後行不必其
言行之相顧也○鄭氏曰約與先互言君
子約則小人多矣小人先則君子後矣

子云上酌民言則下天上施去聲上不

酌民言則犯也。下不天上施則亂也。故君子信讓以涖百姓。則民之報禮重。詩云：先民有言，詢于芻蕘。

上酌民言。謂人君將施政教。必斟酌參挹手與論之。可否如此。則政教所加。民尊戴之。如天所降下者矣。否則民必違犯也。民不天上之所施。則恃慢之亂作矣。信則不欺於民。讓則不恃乎已。以此臨民。民得不親其上。死其長乎。故曰：民之報禮重也。詩大雅板之篇。詢于芻蕘。問于取草取薪之賤者也。引此以明酌民言之意。

子云：善則稱人，過則稱己，則民不爭。

善則稱人。過則稱己。則怨益亡。詩云。
爾卜爾筮。履無咎言。

詩。衛風。氓之篇。履。當依詩作體。謂卜之於龜。筮之於著。其卦兆之體。皆無凶咎之辭也。以無咎。明不爭不怨之意。石梁王氏曰。鄭箋詩既以體為卦兆之體。何故於此曲附履字。訛之。

子云。善則稱人。過則稱己。則民讓善。
詩云。考卜惟王。度徒落反是鎬京。惟龜
正之。武王成之。

詩大雅文王有聲之篇。言稽考龜卜者武王也。謀度鎬京之居。蓋武王之志已先定矣。及以吉凶取正於龜。而龜亦協從。武王遂以龜為正而成此都焉。是武王不自以為功而讓之龜卜也。故引以為讓善之證。然此兩節所引詩意義皆不甚協。

子云善則稱君。過則稱己。則民作忠。君陳曰。爾有嘉謀嘉猷。入告爾君于內。女乃順之于外。曰此謀此猷。惟我君之德。於烏乎。是惟良顯哉。

君陳周書與今書文小異。引以證善則稱君之義。

子云善則稱親。過則稱己。則民作孝。
大誓曰。予克紂。非予武。惟朕文考無
罪。紂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
無良。

泰誓周書。引以證
善則稱親之義。

子云。君子弛其親之過。而敬其美。論
語曰。二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
高宗云。三年其惟不言。言乃讜。

弛。猶棄忘也。三年不言。見商書說命篇。謹。今
周書無逸篇作雍。謹與歡同。言天下喜悅之
也。此條引論語近之。引書義不協。石梁王
氏曰。既有子云。又引論語曰。不應孔子自言。
因知皆後人爲之。且不應孔子發言段段引證如此齊同。

子云。從命不忿。微諫不倦。勞而不怨。
可謂孝矣。詩云。孝子不匱。

從命不忿。謂承受父母命令之時。不可有忿
戾之色。蓋或以他事致忿。而其色未平也。一
說忿當作怠。亦通。詩大雅既醉
之篇。言孝子事親無乏止之時。

子云。睦於父母之黨。可謂孝矣。故君

子因睦以合族。詩云：此令兄弟，綽綽有裕。不令兄弟，交相為瘡。庾

因睦以合族。謂會聚宗族為燕食之禮。因以致其和睦之情也。詩小雅角弓之篇。令善也。

綽。綽。寬容之貌。瘡。病也。

子云：於父之執，可以乘其車，不可以

衣。去聲其衣。君子以廣孝也。子云：小人

皆能養其親。君子不敬，何以辨？子云：

父子不同位，以厚敬也。書云：厥辟不

辟。忝厥祖。

父之執。與父執志同者也。車所同。衣所獨。故車可乘。衣不可衣。廣孝。謂敬之同於父。亦錫類之義也。辨別也。同位則尊卑相等。是不敬也。故不同位者。所以厚敬親之道。書商書太甲篇。今書文無上厥字。言君不君而與臣相褻。則辱其先祖。以喻父不自尊而與卑者同位。亦為忝祖也。

子云。父母在。不稱老。言孝不言慈。閨門之內。戲而不歎。君子以此坊民。民猶薄於孝而厚於慈。

曲禮云恒言不稱老。與此意同。孝所以事親。慈所以畜子。言孝不言慈者。慮其厚於子而薄於親故也。可以娛人而使之樂者。戲也。可以感人而使之傷者。歎也。閨門之內。謂父母之側。戲而不歎。非專事於戲也。謂為孺子之容止。或足以娛親。猶云可爾。恨歎之聲。則傷親。故不為也。

子云長民者。朝廷敬老。則民作孝。子云祭祀之有尸也。宗廟之有主也。示民有事也。脩宗廟。敬祀事。教民追孝也。以此坊民。民猶忘其親。

方氏曰。爲親之死。故爲尸。以象其生。爲神之亡。故爲圭。以寓其存。經曰。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此所以言示民有事也。追孝與祭。統言追養。繼孝同義。

子云。敬則用祭器。故君子不以菲廢禮。不以美沒禮。故食嗣禮。主人親饋則客祭。主人不親饋則客不祭。故君子苟無禮。雖美不食焉。易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寔受其福。詩云。既醉以酒。既飽以德。以此示民。民猶

爭利而忘義

禮記集言卷之

三

籩豆簋劍之屬皆祭器。用之賓客以寓敬也。菲薄而廢禮。與過文而沒禮。皆不得為敬。主人親饋。是敬客也。客祭其饌。是敬主也。易既濟九五爻辭。禴薄也。詩大雅既醉之篇。方氏曰。食者利之所存。禮則義之所出。故言爭利以忘義。

子云。七日戒。三日齋。承一人焉以為

尸。過之者趨走。以教敬也。醴酒在室。

醕。體酒在堂。澄酒在下。示民不淫也。

尸飲三。眾賓飲一。示民有上下也。因

其酒肉聚其宗族以教民睦也。故堂上觀乎室，堂下觀乎上。詩云：禮儀卒度，笑語卒獲。

承奉事之也。醴齊醕。齊澄酒。此三酒味薄者在上。味厚者在下。貴薄而賤厚。是示民以不貪淫於味也。尸飲三。主人主婦賓長各一獻也。然後主人獻賓。是衆賓飲一也。尊上者得酒多。卑下者少。是示民以上下之等也。祭禮之末。序昭穆相獻酬。此以和睦之道教民也。堂上者觀室中之禮儀。堂下者又觀堂上之禮儀。其容有不肅者乎。詩小雅楚茨之篇。卒盡也。言禮儀盡合於法度。笑語盡得其宜也。

子云賓禮每進以讓。喪禮每加以遠。浴於中雷。飯上於牖下。小斂於戶內。大斂於阼。殯於客位。祖於庭。葬於墓。所以示遠也。殷人弔於壙。上周人弔於家。示民不僭也。子云死。民之卒事也。吾從周。以此坊民。諸侯猶有薨而不葬者。

賓自外而入。其禮不可以不讓。喪自內而出。其禮不容於不遠。其進其加。皆以漸致。禮之

道也。章首賓喪並言。下獨言喪禮者。重卒葬而言。餘說見檀弓。

子云升自客階。受弔於賓位。教民追孝也。未沒喪不稱君。示民不爭也。故魯春秋記晉喪曰殺其君之子奚齊。及其君卓。以此坊民。子猶有弒其父者。

魯僖公九年晉侯詭諸卒。冬里克弒其君之子奚齊。十年里克弒其君卓子。方氏曰升自客階而不敢由主人之階。受弔於賓位而不敢居於主人之位。所以避父之尊。盡為

子之孝而已。父既往而猶未忍升其階居其位焉。故曰教民追孝也。居君之位而未敢稱君之號。則推讓之心固可見矣。故曰示民不爭也。

子云。孝以事君。弟以事長。示民不貳也。故君子有君不謀仕。唯卜之日稱二君。

推事父之道以事君。推事元之道以事長。皆誠實之至。豈敢有副貳其上之心乎。欲貳其君。是與尊者相敵矣。故云示民不貳也。君子人君之子也。有君君在也。不謀仕。嫌欲急於為政也。世子他事皆不得稱君。貳。唯命龜之時。或君有故而已代之。則自稱曰君之貳某。

左傳卜貳圍正謂君之貳。
故鄭引之云二當為貳也。

喪父三年。喪君三年。示民不疑也。

疏曰。君無骨肉之親。若不為重服。民則疑君不尊。今與喪父同。示民不疑於君之尊也。

父母在。不敢有其身。不敢私其財也。

示民有上下也。

與曲禮不許友以死。不有私財意同。有上下。謂卑當統於尊也。

故天子四海之內無客禮。莫敢為主焉。故君適其臣。升自阼階。即位於堂。

示民不敢有其室也。父母在饋獻不
及車馬。示民不敢專也。以此坊民。民
猶忘其親而貳其君。

曲禮云。三賜不及車馬。故州閭鄉黨稱其孝。
以上四節皆明事君事親之道。故總結之曰
忘其親而貳其君

子云禮之先幣帛也。欲民之先事而
後祿也。先財而後禮則民利。無辭而
行情則民爭。故君子於有饋者弗能

見則不視其饋。易曰：不耕穫。反郭不

蓄緇畬余凶。以此坊民。民猶貴祿而

賤行。

禮之先幣帛。謂先行相見之禮。後用幣帛以

致其情也。此是欲教民以先任事而後得祿

之義。若先用財而後行禮。則民必貪於財利

矣。無辭。無辭讓之節也。行情。直行已情也。禮

略而利行。民不能無爭奪矣。人有饋遺於己。禮也。已或以他故。或以疾病。不能出見其人。則不視其饋。視猶納也。此蓋不敢以無禮而當人之禮。易无妄六二爻辭。今文無凶字。田

一歲曰蓄。三歲曰畬。不耕而獲。不蓄而畬。以喻人臣無功而食君之祿。引之以證不行禮。

而貪
利也

子云君子不盡利以遺民詩云彼有
遺秉此有不斂穧才又反伊寡婦之利
故君子仕則不稼田則不漁食時不
力珍大夫不坐羊士不坐犬詩云采
葑采菲無以下體德音莫違及爾同
死以此坊民民猶忘義而爭利以亡
其身

詩小雅大田之篇。秉耒之東為把者。穡鋪而耒束者。言彼處有遺餘之秉把。此處有不收斂之鋪穡。寡婦之不能耕者。取之以為利耳。伊語辭與今詩文顛倒不同。仕則不稼。稼足以代耕也。田則不漁。有禽獸不可再取。魚鰲也。食時食四時之膳也。不力珍。不更用力務求珍羞也。坐羊坐犬。殺食而坐其皮也。皆言不盡利之道。詩衛風谷風之篇。葑蔓菁菜也。葑亦菜名。詩之意與此所引之意不同。詩意謂如葑菲常食之菜。不可以其近地黃腐之莖葉遂棄其上。而不采。猶夫婦之間。亦不當以小過而棄其善。此引以為不盡利之喻者。謂采葑菲者。但當取其葉。不可以其根本之美而并取之。如此則人君盛德之聲遠播無有違之者。而人皆知親其上。死其長矣。詩則以及爾同死。為倍老也。

子云夫禮坊民所淫章民之別使民
 無嫌以為民紀者也故男女無媒不
 交無幣不相見恐男女之無別也詩
 云伐柯如之何匪斧不克取去聲妻如
 之何匪媒不得藝麻如之何橫從茲
 反其畝取妻如之何必告父母以此
 坊民民猶有自獻其身

章明也無嫌無可嫌之行也詩齊風南山之
 篇今詩作折薪如之何而豳風伐柯篇言伐

柯如何。匪芥不克。克能也。橫從其畝。言從橫
耕治其田畝也。自獻其身。謂女自進其身於
男子也。以此坊民。以下十一字。舊本在
詩云之上。今以類推之。當在所引詩下。

子云。取妻不取同姓。以厚別也。故買

妾。不知其姓。則卜之。以此坊民。魯春

秋猶去。夫人之姓曰吳。其死曰孟

子卒。

厚別。厚其有別之禮也。卜之。卜其吉凶也。吳。大伯之後。魯同姓也。昭公取吳女。只見論語。

子云。禮。非祭男女不交爵。以此坊民。

禮記卷之六

陽侯猶殺繆穆侯而竊其夫人。故大

鄉食廢夫人之禮。

陽侯繆侯兩君之諡也。鄭云其國未聞。方氏曰大饗者兩君相見之饗也。因陽侯之事

而廢夫人之禮則陽侯以前夫人固與乎大饗而有交爵之禮矣。乃云非祭不交爵者先

儒謂同姓則親獻異姓則使人攝。此云不交爵謂饗異姓國君耳。石梁王氏曰陽侯繆

侯既同是侯則殺字當如字讀。鄭既未聞其國何以知陽侯為弑君

子云寡婦之子不有見焉則弗友

也。君子以辟遠也。故朋友之交

去聲

主人不在。不有大故。則不入其門。以此坊民。民猶以色厚於德。

寡婦之子。見曲禮。避遠者。以避嫌。故遠之也。

子云。好德如好色。

鄭云。此句似不足。

諸侯不下漁色。故君子遠去聲色。以為

民紀。故男女授受不親。御婦人則進

左手。姑姊妹女子子已嫁而笄。男子

不與同席而坐。寡婦不夜哭。婦人疾問之，不問其疾，以此坊民。民猶淫泆而亂於族。

諸侯不內娶。若下娶本國卿大夫士之女，則是如漁者之於魚。但以貪欲之心求之也。故云漁色。荒於色則紀綱弛。民之昏禮亦化之而廢。故遠色者所以立民之紀。使不以色而廢禮亂常也。

餘並見前

子云：昏禮壻親迎，去聲見現於舅，姑承子以授壻，恐事之違也。以此坊

民婦猶有不至者

舅姑女之父母也承進也子女也論語註云送與之也儀禮父戒女曰夙夜無違命母戒女曰無違宮事皆恐事之違也末世禮壞故有男行而女不隨者亦有親迎而女不至者○成氏曰婦人謂夫之父母曰舅姑男子亦謂妻之父母曰舅姑但加外字耳夫婦齊體父母互相敬也

中庸第三十一

朱子章句

禮記卷之十四





浙江圖書館善本

甲 登記號：029237

一九 年 月 日





浙東圖書館藏

